

「我聽到小提琴的音色就覺得好美，後來我聽了很多的演奏會，『看』了很多演出，越來越覺得這種音樂就是我在尋找的聲音。」

約好和視障小提琴演奏者丁怡杰做採訪的當天，她正在參加「無限亮」的快閃活動，和她一起的是另一位視障的鋼琴音樂家李昇。在李昇清亮明快的組曲結束後，丁怡杰走上前，調整一下琴弦，便立刻進入了表演的狀態，雙眉緊皺，左手按弦、右手運弓，全身的肌肉都爆發出力量。去年已順利升上演藝學院讀碩士學位的丁怡杰，早已對上場演奏這件事熟能生巧，一場演奏無論是一小時還是十分鐘，對

她來說都需全神貫注一絲不苟，「一旦開始了就會徹底進入那個音樂世界，不會緊張，只有興奮和開心。」沉浸音樂的她，不再是丁怡杰，不是視障人士，她只是一個靠音樂傳播幸福的人，夢想是如偶像貝多芬般，一直演奏下去。

文、攝：胡茜



■小提琴如同丁怡杰的一生伴侶。
Fan Kar-Long 攝「無限亮」供圖

視障小提琴新星

夢想一直

奏下去

Violin

《弦起的故事》丁怡杰小提琴演奏會

日期：2024年3月16日(六)晚上8時

地點：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今年3月，丁怡杰將以《弦起的故事》為題，在第六屆「無限亮」計劃中，展現自己的精湛琴藝和無限熱情。當年演奏會的一曲帕格尼尼第24號隨想曲技驚四座，贏得觀眾讚賞，睽違四年，丁怡杰再參加「無限亮」的演出。她將演奏孟德爾頌的《乘着歌聲的翅膀》及貝多芬的第七小提琴奏鳴曲。貝多芬晚年雖雙耳失聰仍譜出不朽傑作，丁怡杰受此啟發，希望能透過貝多芬的作品，讓世界也能看到自己。同時，為突破自己，使琴技更上一層樓，她還將演繹韋尼奧夫斯基的高難度作品《浮士德幻想曲》，展現成熟穩健的演奏實力，並分享多首兒時喜愛的抒情樂曲，包括德伏札克的《母親教我的歌》及柴可夫斯基的《憂傷圓舞曲》，以天籟之樂譜寫屬於自己的畫面。

藉《弦起的故事》突破自我

■五線譜與音符全都深深印在丁怡杰的腦海中。「無限亮」供圖

丁怡杰有先天的視力障礙，但小時候的她，並沒有因此而缺少童年的樂趣，源於擁有足夠幸福的家庭和成長環境，她說：「主要是因為我的父母希望我有一個很快樂的童年，想要我找到屬於自己的興趣。」她從小就不斷嘗試各種課外的興趣，包括唱歌、彈鋼琴、游泳甚至攀岩等，涉獵相當豐富。這樣「正常」的童年，讓她對自己的人生不曾有過任何困擾，反而樂於挑戰自己。「因為我家人從不把我當成不能獨立行事的人。」自6歲開始習琴，她便逐漸擁有獨立的能力，「我從廣州移居到香港，加上疫情期間，都是要靠自己生活。」

在頻頻接觸了各式各樣的興趣後，丁怡杰找到了她一生的伴侶——小提琴，「我聽到小提琴的音色就覺得好美，」這興許就是命中注定？一般人認為難以入門的小提琴，一開始往往拉出擾人的噪音，而她卻一開始便聽到了其美妙之處，「後來我聽了很多的演奏會，『看』了很多演出，越來越覺得這種音樂就是我在尋找的聲音。」

練琴習譜全靠記憶摸索

但習琴之路並不容易，看不到琴譜的她，不能如一般兒童，從五線譜到樂理一步步打好基礎，琴譜習到如今，也是要背下來。「需要家人或者老師的幫助，」她說道，



■丁怡杰日前參與「無限亮」的商場快閃演奏活動。

「在開始學習一首曲的時候，第一件事便是聽熟這個曲子，一遍遍去聽，之後再請人將曲譜告訴我，然後我再自己去背，背得很熟再上手拉。」

丁怡杰說：「學習拉小提琴時，琴弓需要被拉直，正常人可以看着鏡子練，我只能靠感覺。後來我就想了個辦法靠雙手的距離去進行判斷，可以在不需要協助的情況下調整。」

不僅如此，無論是小時候在廣州搭地鐵去學琴，還是後來到了香港，丁怡杰的每一步都要依靠那根小小的導盲杖及自己一顆篤定堅持的心。在擁擠的地鐵裏，在炎夏的道路上，丁怡杰看不見也聽不見別人，她只沉浸在自己的敘事裏，譜寫出自己的故事。

2019年，是丁怡杰初次在香港舉辦演奏會，至今，她仍然覺得能踏上那個舞台是件「非常幸運」的事情。自幼憑藉五指靈巧的觸覺、敏銳的聽力和驚人的記憶力將樂譜牢牢記在心中。視力問題反而成為丁怡杰的優勢，因為她總是比別人「熟書」。

■丁怡杰2019年曾在香港舉辦首次獨奏會。「無限亮」供圖

